

五、守气法

针刺得气后必须守好气才能取得理想的疗效,所以《灵枢·小针解》说:“针以得气,密意守气勿失也。”如果气至后,“昙花一现”,又消失了,就得重新找回来。郑老说,一个有经验的针灸大夫,都必须有控制“经气”的本领,在行针过程中,无论使用什么手法,都不能丢了气。如果在进针后得了气,行施手法时又丢了气,那手法的行使是徒劳无益的,应该重新行针候气,找到感觉,也就是说使针下得气,再继续手法操作。正如《灵枢·小针解》所述:“上守机者,知守气也。”

临床经验不足的医者,在进针后,是否能得气,心中无数,在提插捻转时得气了,往往又把气丢失了。故得气后必须守气,守气比得气又难了一步,因此,《灵枢·小针解》说:“所谓易陈者,易言也,难入者,难著于人也,粗守形者,守刺法也,上守神者,守人之血气有余不足,可补泻也。”前人的体会说明,扎针容易,得气也可以做到的,但要掌握经气及其活动规律就难了。郑老的经验是:当针刺得气后,针尖不能随意进退移

动,如果进则穿透经络,退则脱离经络,都可能丢了气,因此,得气之后,要谨慎守气,守气时医者同样要全神贯注,通过手、眼观察和体会经气的活动,即指下冲动感、针下沉紧感、针体转动有吸力和看到针穴处或针穴远处的肌肉跳动等。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说:“经气已至,慎守勿失,深浅在志,远近若一,如临深渊,手如握虎,神无营于众物。”故需要留针守气时,针体向前捻转3~5次,候针下沉紧,针体滞着沉重时为恰到好处。郑老的针感,不仅在留针守气时明显,即使起针以后,病人针穴处还有酸困胀感,往往持续几个小时,甚至长时间的十几个小时不消失。

六、结语

通过以上对郑老针刺手法经验的介绍,我们可以看到他除自己具有独特的针刺手法外,主要是认真准确地实践了《内经》和《难经》关于针刺方面的论述。并说明古人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。

因本人随师学习时间较短,对郑老的手法经验体会很浅,不妥之处,希予指正。

合 房 困 难 证 2 例

内蒙古锦州铁路局通辽医院 史文祥

合房困难证在临床上少见,笔者曾治疗2例,兹介绍于下。

例一:苗××,女,24岁,1971年1月4日初诊。

结婚已近年,于半年前突感外阴疼痛,不能媾合。如果强合则疼痛难忍,甚为苦恼,夫妻因此不睦。经妇科检查均属正常,拟诊为“神经官能症”。近来病情更甚,如一接触即疼痛难受,头晕心烦,自汗尿频,白带较多,但无臭味,眠食均佳,脉细,苔薄白。诸痛疮疮皆属于心,肾开窍于二阴,属心肾病变。拟用祛风定痛汤加味。处方:黄芪25克,当归、茯苓各15克,川芎、独活、防风、荆芥、生地、元胡、黄柏各10克,肉桂5克。水煎,日服一剂。另外用薰洗方:荆芥、防风、蒲公英、地丁草各25克,川椒、黄柏各15克,艾叶、蛇床子各10克水煎,每日薰洗2次。投药各10剂后,症状基本缓解。同年8月间又发觉疼痛,复用原法内服外洗投药10余剂后痊愈。1973年2月已生一男

孩。以后随访5年,未见复发。

例二:李××,女,34岁,1972年12月23日初诊。

近一年多每逢交媾之际,则心跳气短,头晕眼花,汗出,继之不省人事、肢体强直,呼之不应,需30~50分钟后自行缓解。清醒后头晕、心悸心烦、嗜睡、全身无力。疲惫不堪约有6~7天之久。经妇科检查,未发现任何阳性体征,拟诊为“神经官能症”,经治年余无效,乃请中医治疗。病人面黄少华,形体消瘦,语音不扬,舌淡苔白,脉细数。脉证相参,属心肝肾虚所致。治以养血补肾柔肝安神法,方用归脾汤加减。处方:黄芪、党参、牡蛎各25克,熟地、菟丝子各20克,淫羊藿15克,白术、当归、甘草、茯神、远志、麦门冬、龙齿、酸枣仁各10克,五味子7.5克,生姜5克,大枣5枚,水煎服。另冲服朱珀散(朱砂、琥珀以2:1比例为细末,每次服1克)。服6剂后,病情明显好转,交合无恐惧。续服10余剂后,诸证消失。